



專題 《莊子·逍遙遊》「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」漫談



《莊子·逍遙遊》

「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」

漫

談

文：莊哲彥



印文：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
邊款：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。天地之正，六氣之辯即八卦天澤火雷風水山地，癸卯子休刊。
筆者作品

蘇友朋曾在電視劇《天龍八部》中飾演逍遙派掌門人無崖子，並在劇中說出「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，是為『逍遙』。」一句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其中「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」即出自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，其全文如下：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

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莊子何以引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？宋榮子以及能御風而行的列子？又「未數數然」、「未樹」、「旬有五日後反」、「有待」、「天地之正」、「六氣」、「遊無窮」、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等含義為何？原文之言外之意為何？不由得發人省思，以下引用諸家說法並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希冀能切合莊子原意之一二。

「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」此語當繼《逍遙遊》前文「蜩鳩」、「湯之問棘」、「斥鴳」等小知小見的表述一路延伸而來，說明了在證道者眼中，這些社會上具有一定社經地位的人，同樣為小知小見之屬。〔宋〕羅勉道於《南華真經循本》一書中註云：

此一等是小見之徒，與蜩鳩、斥鴳何異。¹

莊子以此爲寓，無非告訴我們，常人對於「道」的不解或曲解，多囿於生活及學習環境，如學校課本沒有記載，課堂老師沒有教授等諸多因素，而這樣小知小見之人，上至鄉長、各級官員、國君，下至尋常百姓，都比比皆是。

那麼「道」爲何物？莊子例舉宋榮子、列子以及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等三者來進行論說。首先，是宋榮子，莊子筆下的宋榮子是一個全世界所有人都稱讚他，他也不會更加勤勉；相對的，全世界的人都否定他，他也不會覺得沮喪的人，這樣的人對自己內外分際有自己的一把尺，而不會受到外境於光榮與羞辱的影響。宋榮子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」一語，當是源於《老子·第三十一章》：「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爲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」換句話說，宋榮子已達到「寵辱不驚」的境界，如此境界，當是世所罕見的，故「未數數然也」。「雖然，猶有未樹」雖達此境，但仍有未樹立之處，未臻完美。

莊子接著引列子爲寓，莊子筆下的列子是可以御風而行的，「御風」當爲「御氣」，御氣而行或猶如施展「輕功」一般，飄飄然，身輕如燕；「免乎行」可以免去行走時所帶來的生理疲憊；「旬有五日後反」，月有

圓缺消息，初一至十五，陽長陰消；十五過後，陽消陰長，人的生理年齡亦如月亮有陰陽消長，同樣地，能達到如此境界的人，亦是世所罕見，但這在莊子眼裡，雖然御風而行可以免去常人長途跋涉時所帶來的疲累，但仍是「有待」，「有待」即有所憑藉，須是憑藉體內陽長氣足，亦或是所處環境陽氣旺盛，方得御氣而行，如陰長陽消，氣弱則已矣！列子同樣未臻完美。關於「未數數然」一詞，〔宋〕羅勉道《南華真經循本》註云：

未數數，不汲汲也；樹，立也。宋榮子不惑於人之毀譽，而內外之分、榮辱之境了然於胸中，以爲吾之自守，如此足矣！此一等人雖不汲汲於世，猶未能卓然自立也。……致福者，待風而後能行；風起則是其福。未數數然者，不汲汲於得風以爲福也。²

羅勉道將「未數數」一詞解釋爲「不汲汲」，即不急於求成，從容以待之意，此解釋可備一說，目前學界亦多從此說，然筆者仍認爲解釋爲「爲數不多」、「世所罕見」之意爲佳。〔清〕陳壽昌《南華真經正義》對此文註解如下：

「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」，猶然，笑貌。「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（景）」。「斯已矣！」，守內則榮，

¹〔宋〕羅勉道：《南華真經循本》，錄自錄自嚴靈峰《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》2，1974年12月，頁28。

²〔宋〕羅勉道：《南華真經循本》，頁29。



專題 《莊子·逍遙遊》「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」漫談

循外則辱，「竟」通「境」。「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」，謂世人能如彼者不多見也。「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」，不能超然自樹於塵垢之外，猶未大也。「夫列子御風而行」，「泠」，零；「然」，「善也」，順利無礙之意。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」，乘虛策空，翛然自得，於清脩致福中求之，如彼者亦不多得，匪但世俗也。「此雖免乎行」，無行役之勞。「猶有所待者」，待風始行，猶非大之至也。³

陳壽昌對莊子於宋榮子及列子二者之描述作了詳實的註解，其對於「未數數然也」一詞，解釋為「不多見也」，而非「汲汲於」，此註可備詳參照。〔明〕程以寧《南華真經注疏》對於宋榮子及列子之註解亦與羅、陳二者無異，其註如下：

有宋榮子者，能齊是非、內外、榮辱，而猶不能有特操；列子能駕空乘風，行無轍，而猶不能不有待乎風。猶，未也。⁴

綜合上述之說，宋榮子與列子皆為世上為數不多之人。然而道家煉養思想著重「性命雙修」，性即人之心性；命即人之生理健康。宋榮子可說是修「性」功之極，但莊子卻說「猶有未樹」，其未樹者，即指出宋榮子並未修習「命功」，故程以寧云：「猶不

能有特操」，意即只修性不修命，元神真宰便難有作為。

相對於宋榮子，列子則屬「命」功之極，是一個身體健康至極之人，且善於御氣，莊子透過列子能夠「御氣而行」以喻命功之極，但莊子亦說「猶有所待」，所待者，即莊子筆下的列子，並未修習「性功」，儘管能御風而行，但伴隨著年齡的增長依然會有老化退轉的一天。故筆者認為莊子所要表達的是不論是性功之極，亦或是命功之極，皆非究境，故道家煉養須「性命雙修」為是。

如何性命雙修，莊子接著說：「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」這便是性命雙修。何為「天地之正」與「六氣之辯」？〔宋〕羅勉道於《南華真經循本》註云：

六氣者：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。厥陰風木、少陰君火、少陽相火，太陰濕土、陽明燥金、太陽寒水，皆謂之六氣，名殊而實同。散在天地間，而具於人身者也。以正氣為主，六氣為御，即《老子》：「三十輻共一轂之義」。列子固勝宋榮子矣！然猶有所待。此一人，猶未盡化。若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神遊無極者，無非取之吾身，又何待於外？⁵

³〔清〕陳壽昌：《南華真經正義》，台北市：廣文書局，1978年7月，頁3。

⁴〔明〕程以寧：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錄自嚴靈峰《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》28，臺北市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12月，頁17。

⁵〔宋〕羅勉道：《南華真經循本》，頁30-31。

羅勉道認為六氣即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，六氣名殊而實同，散於天地而具於一身，並舉《老子·第十一章》：「三十輻共一轂」為寓，以身空而能容物，故心主正氣，身御六氣。其說意在身能容萬物之氣，性命之道，皆在吾身，而非外求。〔明〕程以寧《南華真經注疏》云：

必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所謂朝遊北海，暮蒼梧者，而後可以言遊無窮。聚則成氣，散則成風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此之謂逍遙遊。惟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者，其庶幾丹家以子午卯酉四正之時而用功，非乘天地之正乎？春朝霞，日將出黃氣也；夏正陽，南方日中氣也；秋淪陰，日已暮，赤黃氣也；冬沆瀣，北方夜半氣也。并天元地黃之氣，是六氣。⁶

程以寧從道家煉養的角度闡發「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」。「朝遊北海」即取坎填離，而道家稱「子午卯酉」四個時辰為「四正」，為道家煉養的最佳時機，以子午進火，卯酉退符，故為「乘天地之正」；而春夏秋冬分屬四方，加以上天下地，合為「六氣」。程氏以動靜煉養以示性命雙修，羅勉道與程以寧對於性命雙修之法，雖看似不同，而實則同也，以人身作為天地之鼎爐，納天地之氣以煉之。

近代南懷瑾亦對「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進行說明，其於《莊子諄諄》一書中云：

「乘天地之正」，……勉強用孟子的話來說，就是叫「浩然之氣」那算是天地正氣。……「而御六氣之辯」，這六種氣有兩種說法，一種是中國醫學的說法，風、寒、熱、濕、燥、火。……另一種說法與《易經》的十二辟卦有關。一年十二個月，六個陰，六個陽，是由乾、坤兩卦變化的。一年十二個月，五天是一候，三個候是一氣，六個候是一節，所以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。節氣變化都不同，影響我們的生命。……所以「御六氣之辯」是說可以適應天地間六氣的變化，……駕御就是不受物理世界的影響，反而能把握了物理世界，……「以游無窮」，游到無窮。因為無量無邊的空間時間不能控制他了，他已經超越了物質世界。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……我們生命中那個超然獨立的，我，超越了質世界的我。⁷

南懷瑾認為「天地之正」即天地間的正氣；「六氣之辯」則有中醫所說的風、寒、熱、濕、燥、火等六氣及《易經》十二消息卦中的六陽卦及六陰卦二種說法；「以游無窮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超越了物質世界，時間及空間無法對他產生影響，成為一個超然

⁶〔明〕程以寧：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頁18。

⁷南懷瑾：《莊子諄諄》，北京：東方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12月，頁48-49。



專題《莊子·逍遙遊》「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」漫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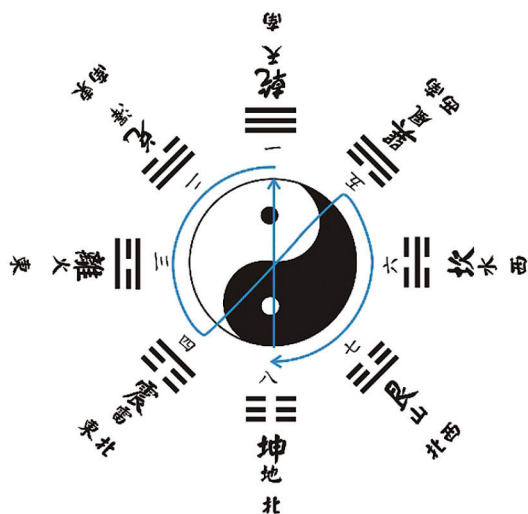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〈伏羲先天八卦圖〉楊明仁先生繪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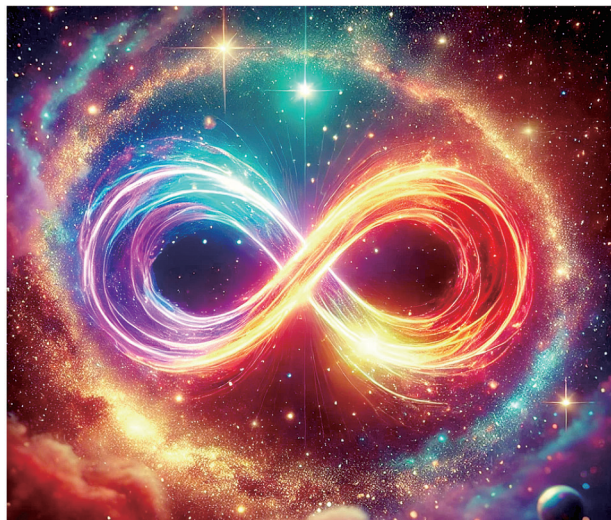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〈宇宙無限∞圖〉ChatGPT4O 生成

獨立的存在。

上揭諸家說法皆可備一說。然筆者認為從「先天八卦」（圖2）的角度對「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」進行論述，亦不亞於諸家之說。首先天、地加六氣，其數為八，天地即先天八卦的乾、坤二卦，乾為天，坤為地，即「天地之正」；而「六氣之辯」之六氣則分別為兌卦、離卦、震卦、巽卦、坎卦、艮卦等六卦，其相應的分別是澤、火、雷、風、水、山等六種自然之氣。「以游無窮」則是說明先天八卦的排列次序的連結，由天1>澤2>火3>雷4>風5>水6>山7>地8>天1……，如此循環不已，即成「無限∞」（圖3）的符號。先天八卦「無限∞」的排列方式意喻著道家「逆成仙」的思維，透過性命雙修的修煉之法，由後天返還先天。如能成功地由後天逆煉成仙，即是真正的無待逍遙，故「惡乎待哉！」。

莊子接著道出性命雙修的遵循法則為

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此語當源自《老子·第九章》：「功成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。」莊子巧妙地轉換此語，此語主要揭示了「身退」而無己，「無名」而名遂，「無功」而功成之妙用。何以「無名則名遂」、「無功則功成」？這是道家煉養時「以無為用」、「無為而治」的思想，如《老子·第五十七章》即云：「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這不求而得的思想，正是動靜煉養及性命雙修的核心精神。

筆者除授業於高雄師範大學林文欽老師外，另於屏東大學「老莊選讀」的課程授業於簡光明老師。一次課堂上，簡光明老師曾提及在大陸參加學術研討會時，與參會的學者共同搭乘電梯，此時其中一位學者突然感慨地說：「全世界只有他懂得莊子的本義，何其寂寞！」此時其餘學者皆為之啞然一笑，有鑑於此，筆者對於《莊子》一書的詮釋，亦僅作一家之言，對錯與否，還勞讀者自評。